

话剧《唱唱儿》——

愿我用自由的羽翼

接住这希望的夏天

□鲁钟思



那是五月初的午后。青翠与花意相接的时节，希望正悄悄孕育，蓓蕾也在不知不觉间爬上枝头。

长春市一处隐藏在商业街区中的舞蹈排练厅里，7位年轻的话剧演员早已穿戴上了戏装。历时2个多月的排演，此时的话剧已到了彩排尾声。窗外几只麻雀叽叽喳喳，不一会儿，便扑棱棱地飞过去，不见了踪影。陈晓峰导演神情凝重地翻了翻布满标记的剧本，低头轻抿了一口茶，说不清是多久回，又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话剧《唱唱儿》的世界——

“做的是戏，走的是江湖，拿的是人心。”

20世纪初的东北大地上，下装（一般以演唱男角为主）小乐亭，因青梅竹马的爱情受阻，无奈飘零江湖，却害得一向情深的人却月冷苦追寻，死于风雪。上装（一般以演唱女角为主）一丈青，女扮男装寻找青梅竹马的养兄，被困夹皮沟金场，与关东霸王梁仲举周旋，不肯苟从诱惑。多年之后，下装沈莲花，终于一朝领略“唱唱儿”的妙处，却又辜负了如师如兄的七盏灯……

陈晓峰端坐着，灼灼的目光穿透面前排练的故事，如最老练的舵手般，精准把握话剧的方向、气势与节奏，将本已优秀的台词、动作推向更平稳的轨道。剧情高潮处，演员恣然欲泣，陈晓峰也面露戚然之色，一边进行专业指导，一边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

20多天，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小剧场话剧《唱唱儿》终于在长春人民艺术剧院如花绽放。2小时40分钟的演出时间并不短，可是看剧的时光匆匆却像听了三首荡气回肠的曲子，刚在萦绕不尽的浩荡江湖里遍尝道义人情、悲欢冷暖，分明还没从剧情中抽离，才眨一眨眼睛就全剧终了。

一

一出好戏《唱唱儿》的首演虽告一段落，却勾连起了多少东北往事和二人转艺人传奇。

旧时的黑土地上，二人转艺人常沿着东北粮道，行走四方，一路走，一路唱，山川田野，留不下姓名，却留下一个共同的名字——唱唱儿。真实的“唱唱儿”传奇，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这个全国唯一的“二人转之乡”，不光确有故事，还留存有唱词——第三代艺人“双菊花”手写的《小两口串门》原件。

时光掩去了太多的故事，曾经的鲜活被岁月无情风干。如今，我们只知道这个梨树二人转历史上赫赫大名的传奇人物，姓刘，名字不详，出生于1790年前后，卒于1870年前后。他是唱上装的，艺名“刘小手”“双辫儿”，艺号“双菊花”。他创作并自演了流传至今的节目《小两

口串门》，后来，梨树剧团还根据“双菊花”的传奇故事写出了新编历史剧目《双菊花》。

东北纬度高，气候寒冷，过去农闲时，热闹喜庆的二人转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民间一直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之说，可见二人转在东北文化里的重要性。《唱唱儿》以二人转为故事核心，渲染了一个“戏比天大”“道义人情”的江湖世界，并细心地拾起了这些流落在历史尘埃里的文化珍珠，轻轻擦拭，使其在江湖里光彩夺目。它不光打动本身对二人转熟稔的观众，还让年轻观众也心怀期盼与敬意。

江湖人，江湖情，江湖义。《唱唱儿》里的江湖，是黑土地上的一派荡气回肠，是白山松水间的一曲蕴藉风流。编剧高媛说：“旧时二人转艺人大多出身贫苦，游走卖唱，自称‘江湖人’，讲究‘江湖倒了江湖扶’的义气。”江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从最初的江河湖海，慢慢衍生出“天下”“四方各地”的意思。艺高人胆大，行低人不低，唱唱儿的人，身在江湖，自有自己的一番艺术天地，绝不轻贱自己，做人做事都要争头一个。诚如第一幕《寻父》里小乐亭所说，“唱唱儿的是仙儿，是神，能拿住人心。大板一打，手绢一舞，胡胡腔一甩，莲花落一扬，他可以是观灯寻父的小二郎，也可以是翻墙听琴的俏书生。他想是谁，就是谁，饥饿寒冷贫穷卑微都不在话下，在唱唱儿的世界里，他有一百一十一种活法。”

唱唱儿的，虽是当时人人嗤之以鼻的“下九流”，却以唱安身，以唱立命，慰藉了东北地区采参的、伐木的、挖煤的等这群奔波于生计的苦兄弟，从此他们的人生有了盼头儿和奔头儿。主角们处在情与义、人生与艺术抉择等的夹缝中，有的苦苦求索，有的不为所动，有的留下终生遗憾。剧中人物经历种种挣扎、犹豫，想逃避、逃离，最终也躲不掉江湖的巨浪滔天。第三幕中的七盏灯可在冰天雪地里赤脚渐行渐远，直至冻死，也绝不肯原谅背信他的沈莲花。

从真实的“双菊花”，到剧里虚构的小乐亭、一丈青、七盏灯、沈莲花等艺人，一站一站舞台上，他们渐渐合二为一，他们就是江湖里、历史上那些如疾风劲草般心灵自由的民间艺人，永不放弃，永不止息。《唱唱儿》的江湖就是一个放大的彼岸人生，总有人去捍卫心底的道义与风骨。

《唱唱儿》的野心显然并不囿于此。苦难深重的年代，这群底层民间艺人“年年难年年唱，处处无家家处家”，不论观者有无二人转相关知识，都能看懂、听懂，沉浸在这方天地里，跟着哭，跟着笑，东北文艺的魅力可见一斑！

二

从《漫长的季节》荣膺2023年最佳国产剧，到年初“尔滨”强势出圈，再到长春“雪猴猴”接住了全国人民这

“泼天的富贵”，近年来，“冰与火之歌”的东北文艺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它有情怀、接地气，又能兼具艺术性，在全国一直不乏拥趸。

不论是文学圈的“东北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影视圈的《钢的琴》《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节》、音乐圈的“二手玫瑰”乐队等，层出不穷的东北地域文化产品显示了如东北人一样强大的生命力。某种程度上来说，东北的文艺不需要复兴，只需要精益求精、接地气，继续以何种方式、何种表达讲好一幕幕真诚动人的黑土故事。话剧《唱唱儿》让我们看到了东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决心与勇气。

“以二人转传承史讲东北史、吉林史，是我积蓄了多年的一个深切念想。”回味话剧《唱唱儿》创作初衷，陈晓峰目光如炬。

《先生向北》《南门客栈》之后，陈晓峰不遗余力地宣传着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化与人情冷暖。这一次，他如愿将目光深切地投向了黑土地上的地方剧种——二人转。这无异于一场迎风而立的挑战，当然更是一次宣传“非遗”文化的绝佳机遇。筹备之初，陈晓峰就想运用“叙述体戏剧+二人转”的表演形式，留下无限时空里的雪泥鸿爪，“戏不应该仅在表面‘贪大求全’，更应以小博大，就像小小的二人转演出，两个人却营造出千军万马的奔腾气象”。

听闻陈晓峰导演的构思后，“80后”女编剧高媛深以为然，二人一拍即合，其间历经数易其稿，不断磨合推敲，最终藉由唱唱儿艺人走江湖的身影，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物产风貌民俗得以被精细复地铺陈开来——第二幕《思夫》甫一开始，就引出了“大森林绵延八百里，小梁国是黄金窝。梁家在白山松水之间，号称‘小梁王’”这个闯关东的传奇。其他如三教九流、民间传奇、风俗意趣，也在剧中娓娓道来。在剧本创作初期，高媛就查阅了大量资料，《唱唱儿》里的民俗风物，正是基于历史的真实摹写，更无异于一次白山松水风貌的全情呈现。

很难想象，如此庞大的体量、台词，仅由《唱唱儿》的7名演员完成。他们有时是旁白，是大老板，有时则是二人转艺人，角色狡黠地在戏里戏外跳进跳出，有时还会抽离出剧情，夹叙夹议，引人入胜。

在舞美设计上，《唱唱儿》选用最简洁的中式大写意风格。两把椅子，一块映着光华的曲面挡板，便是剧里的热血江湖。舞台是留白的，剧情是现实的，一写意，一写实。一面是舞台上余白悠悠，一面是故事里的百转千回。舞台的简，恰好托衬了台词的妙。

道具上更是煞费苦心，采用多种濒临失传或已不再登台的民间传统二人转真实道具作为舞台道具，如泥碗灯、彩棒等，同时也将手绢、扇子等植入戏中。一副玉子板，一条手绢，他们行走江湖，敢爱敢恨，不惧四海为家，不惧山高路远。正是：“一尺方圆，腾挪辗转，就凭这一把嗓子一副板儿，我要你哭就哭，要你笑就笑！”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陈晓峰导演的另一部话剧《南门客栈》也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了第三幕。看过“南门的”观众自然懂，没看过的观众也绝不影响到对剧情的理解。“南门的”小彩蛋，以插科打诨的姿态，好像漫不经心地提了一下自家优秀的娃儿，那种神情，骄傲又自豪。或许，这便是经典文艺的魅力，演出有时，言语有尽，但其中意味却不会随着时光渐行渐远，反而常看常新，回味无穷。

转眼，窗外已是绿意疯长，繁花似锦。话剧《唱唱儿》是一个好的契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东北文化新表达的精神力量，像黑土地上的夏，不知不觉一日浓似一日。黑土地上的文艺创作者们，也真切地用自由而坚韧的羽翼，勇敢地接住这生机勃勃的夏天！至于其他东北文化名场面和文艺作品，也将循着这场夏风的轻拂，不经意间，希望缀满枝头，助力东北传统文化的着力与振兴！

记得高一时，我在笔记本的扉页上端正地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了大学，读到了《离骚》《天问》《九歌》中的名篇；工作多年来，写作时常常会用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等名句。本以为与屈原的缘分也就是纸上交流而已，没想到有机会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湖北宜昌组织的屈原文化研讨会，得以拜谒屈原故里。

“寻根诗祖，问道宜昌”。寻则寻矣，不过目光所及，虽物已非物，尚可寻迹。问则难矣，问谁呢？道在何处？只能问山，问水，问乐平里了。长江的浩渺烟波，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因为我神往的，只有屈原故里——秭归乐平里。车一路逶迤，穿山过江，虽风光无限，但我的神思似乎已经离开了身体，飞往乐平里了。

车停在一块写有“乐平里——屈原老家”石碑旁，走过屈平河上的吊桥，这就是2000多年前屈原出生、学习、成长的地方。

高山依旧，流水常新。屈原呢？也许那飞扬的诗情、爱国的精神、高洁的品格、不屈的灵魂依旧在山水间存续、滋长、茁壮！

降钟山巅矗立着屈原庙，但在山下，是看不到庙宇的，全被树木遮掩。弯弯曲曲绕着陡峭的石阶，到了庙前的广场上，屈原手握长剑侧头望向远方，面庞瘦削，衣袂飘飘，坚毅与不屈凝结在青铜之上。其旁是一株三百岁的黄连木，冠盖葱郁，这难道昭示着其求索之苦、命运之外？抑或文脉枝繁、诗意叶茂？与其相对的，就是屈原庙了，庙虽不大，但即使到了山顶仍须仰视。白墙青瓦、飞檐如剑，就像一尊一袭白袍、头戴青巾的仙风道骨，直欲乘风凌云，其高洁崇伟令人拜服。据说，这庙宇始建于唐代，历代废兴搬迁，但都用了原址的基石，留存原貌，最后建于这降钟山上。无论怎么搬迁，岁月更迭，这里依然诗风氤氲，文脉长存。登上长长的石阶，一入庙堂，正面是白色的屈原雕像，与广场上的昂然不屈不同，屈原微微低头俯首，透着悲悯与希冀。

“呜呼，大夫！归去，来兮。”
“天，不可上兮，上有，云程万里；归来，归来，不可上兮。”



“地，不可下兮，下有，九关八极；归来，归来，不可下兮。”

“东，不可逝兮……南，不可往兮……西，不可向兮……北，不可去兮……”

“惟冀，屈公兮，返乎，故里；登彼，庙堂兮，是享，是宜。”

一场招魂祭祀仪式正在举行，楚韵吟唱，穿山越岭，在屈原家乡的山山水水间回荡；纸幡飘飘，柳枝轻摇，唱诵中，我跟随屈原回到了2000多年前。

——少年屈原外出求学，回途中，捆书筒的绳索突然断了，书筒散落一地。书筒是屈原的至爱，正在他无计可施之时，一旁耕地的老牛突然“哞”地叫了一声，摇头摆尾向屈原走来，用力地甩着鼻绳。乡亲们见灵牛献绳，便解下鼻绳帮屈原捆好书筒。屈原离去，老牛不用鼻绳牵引，继续乖乖耕地。从此，乐平里的牛耕地就再也不用鼻绳了。

——一日，屈原家的大黄牛突然不见了，他漫山遍野地寻找，当寻到双虎山时，突然两只猛虎从林中冲了出来。屈原毫不畏惧，正准备拔剑迎击，突然天空隆隆作响，一口巨钟从天而降，罩住了两只恶虎，瞬间化作山丘。

——屈原少时即胸怀大志，为抒豪情，曾于山顶撞鼓明志。时至今日，响鼓溪中仍有一处响鼓岩，到得此处，便闻鼓声咚咚，时觉在西，时觉在东，不知所源，似是当年屈原遗响。

——屈原少时注重仪表，常随身携带一铜镜。离别家乡时，赠予乡亲，不料铜镜坠地无踪。众乡亲掘地找寻，得一汪清泉，善者照之则美，恶者照之则丑。知善恶，见美丑，就是“照面井”了。

——屈原与伙伴溪中戏水，偶然救得一四脚蛇。蛇感恩情，不愿离开，经年为蛟，守护着蛟家湾一坝好田，水源充沛，年年丰收。继而化龙而去，留下了“避龙锁水”奇观。

——屈原有妹名么姑，寻得一菟香草，割之即长，取之不尽。为受益全村，屈原带小伙伴去割草，么姑一怒之下，将草拔起，谁知草下三十三条金丝缕着九十九颗珍珠。

——屈原每天课毕即去读书洞温书。一日，屈原得一梦，梦中仙人示之曰：真诗在民间。此后，屈原遍寻山野樵夫、田间农妇，终成《九歌》。

——乐平里有三丘稻田，其稻红梗红穗，颗粒饱满，米白如玉，清香怡人。相传“玉米三丘”是屈原泪珠所化，遗泽后人。

——屈原投江殉国后，秦军攻至乐平里，乡亲们愤起抗敌，突闻响鼓岩中鼓声激越，秦军胆寒。事毕遍寻不见擂鼓人，方知乃屈原魂归故里，擂鼓退敌，遂建“擂鼓台”以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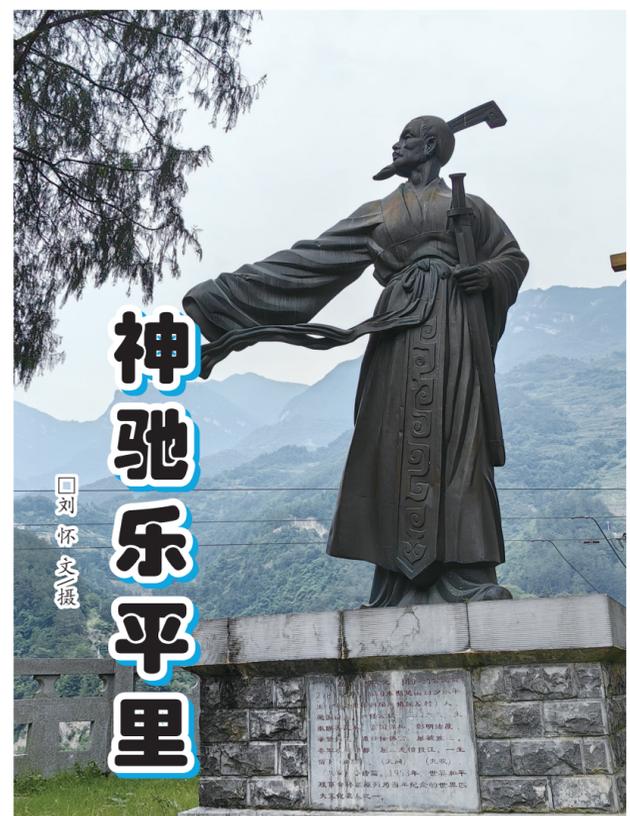
……

我还看见，故国倾覆之时，屈原壮志难酬，愤而抱石投江。众乡亲划船以赴，以端午祭之。

是的，端午在，屈原就在！

我们到乐平里时，端午刚过，但仍有村民在吟诗作唱、舞狮引龙。原来，在屈原故里，端午大过年，分为五月初五小端阳、五月十五大端阳、五月二十五末端阳，要整整过一个月。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以“屈原故里端午习俗”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端午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里的端午是盛大的，是虔诚的。小端阳挂蒲蒲、艾叶，饮雄黄酒；大端阳龙舟竞渡；末端阳送瘟船。而祭奠仪式则贯穿始终，人们设坛祭拜、游江、赛龙舟、舞龙狮、包粽子、举办诗会等。

是的，古韵楚风在，屈原就在。



三间骚坛诗社，是诞生于明清时期的农民诗社，几百年来，这里的农民养成了“白天荷锄耕作，夜晚挑灯写诗”的习惯，诗书耕读就是这里的民风。每到端午和上九等节日，农民诗人们就举办盛大的诗会，吟诵、唱读、斗诗，楚风沛然，楚韵流长，至今而茂。秭归全县会员有2500人之众，发表诗作千余首，秭归因而被中国诗歌协会授予“中国诗歌之乡”美称。

这里到处都是屈原的影子，我甚至走路都要小心翼翼，不知道哪里曾有过屈原的痕迹，生怕一步下去，以我之凡扰了屈原之圣。

降钟山下的屈平河正在整修河道，疏浚是为了流畅。家国情怀、浪漫诗情、高洁品格、桀骜不屈……2000多年来，屈原终究幻化成了长流不息的河，滋养着这方土地，浸润着人们的心田。这，就是我们纪念屈原的意义吧。